

荆溪外紀

卷之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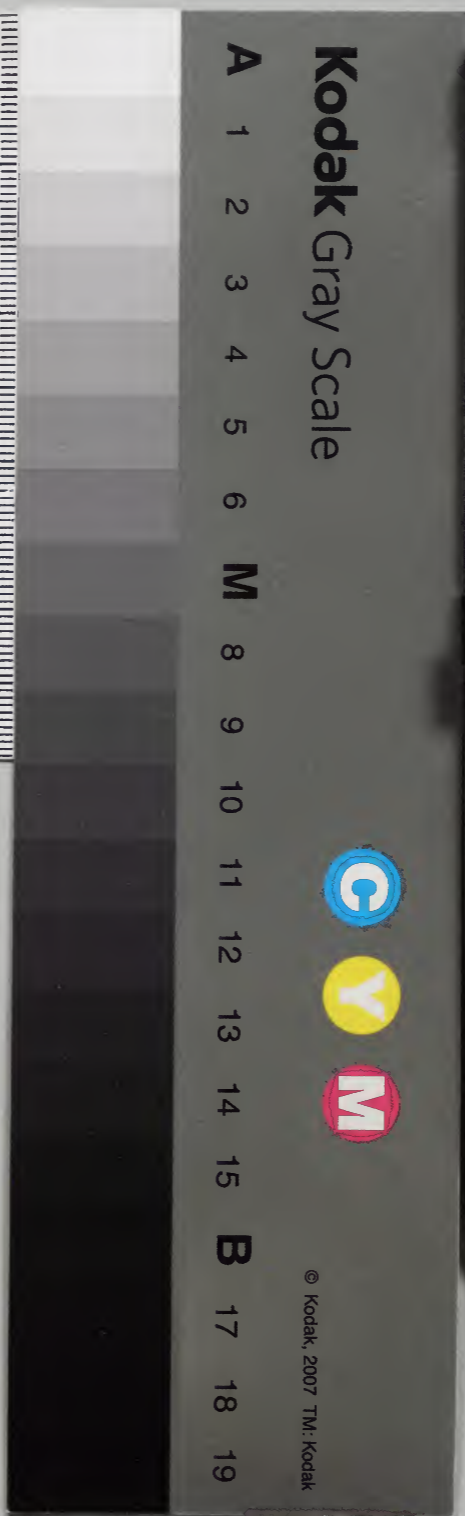
匏



漢書門			
九	一〇	九	八
冊	架	函	號

庫	文	閣	內
函			漢書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095
冊數	8 (5)
函號	292 30



并溪外紀卷之十六

淺草文庫

邑人楚山沈敕編輯

真州雲壁李文校正

君陽遁叟山居記

陸希聲 唐人

遁叟以斯世方亂遺榮於朝築室陽羨之南而遁跡焉地當君山之陽東溪之上古謂之湖狀渚遁叟既以名自命

又名其山曰願山溪曰蒙溪將以願養蒙昧也在易願之象☵艮為山山下有震震為雷為龍願山之下東走震澤震雷魚龍之所萃毓有願象焉蒙之象☵亦艮為山山下



有坎坎爲水爲險頤山之下泉流于險而達于大溪有蒙
象焉一旦道叟觴溪山之神於庭酌而飲頤山曰吾之所
以命夫山之爲頤者勗子以養也子其養雲雨以潤物養
霧露以生物養風霆以長物養雪霜以肅物養巨材以充
棟宇養小材以爲蒸薪養茅管以爲茨藉養竹箭以爲器
用養百果以充口腹養百藥以蠲札瘥養昆虫使咸樂其
生養鳥獸使各遂其性噫無或養妖雲悖雨以傷良稼養
皆霧淫露以澤惡植養疾風迅霆以摧稿朽養慘霜虐雪
以殺根亥養擁腫之朴不爲榦材養鈎棘之藥不中樵爨
養蔓延之藟以困條柯養蟠梗之根以困膏土養弗食之

實以蕃庶生養雜毒之藥以中函氣養蟒虺蜂蟻以護巢
窟養豺狼梟獍以害群類維山有神子其飲之無虧爾名
而窾口管切爾實又酌而飲蒙溪曰吾所以命夫溪之爲蒙
者勗子以決也子其決於夷壤以發其源決於塞埴以通
其流決於腴畝以施其潤決於涸澤以溥其惠決於廣陂
使介鱗蕃育決於巨浸使蚪龍變化噫無或決於險阻以
資其悍激決於林藪以縱其墊溺決於舄鹵以畜其施決
於池籟以專其利決於畎畝竇使龜蟹爲蓄決於沮洳使
鼃鼃得志維溪有神子其飲之無喪爾名而浮爾實於是
酌而自飲之吾之所以命是山也必將有所養也命是溪

也亦將有所決也吾將養吾志於道而不希於世養吾行於德而不眩於俗養吾浩然之氣以合自然之英養吾誠明之意以入清明之順又將決吾心於仁義使不違決吾志於中正使不過決吾身於天命使不憂決吾跡於遁世使無悶如此而已遂與山溪揖讓竭吾歡而罷弁且歌曰山乎溪乎吾之心乎醒乎醉乎吾與汝參乎

宜興周將軍廟記

徐錯 後唐人

君字子隱義興陽羨人晉番陽太守魴之子少而躡弛任俠自處不護細行鄉人以爲暴焉嘗感父老之言以南山之虎長橋之蛟并已爲三害於是入山殺獸旣而搏蛟浮

沉三日竟斷之而出初里人以爲君之沒也室家相慶旣出始知人患已之深也乃入吳尋二陸而師之學成義立以忠烈自處期年而州府交辟嗟夫觀過知仁則向之所爲非巨惡矣吳末爲無難督及王渾平吳置酒高會調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戚乎君對曰漢室分崩三方鼎足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戚豈獨一人渾有慚色荆楚之烈氣凌太原兵滅之餘折而不撓又爲廣平太守積紀滯訟決之一朝君之果也於從政乎何有母疾罷歸爲楚內史徵拜散騎常侍君曰古人辭大不辭小乃先之楚化行俗易然後從徵及居近侍多所規諷遷御史中丞糾

劾不避寵戚梁王彤違法君深文按之齊萬年反權臣惡
君之強直以君討之移孝於君有死無二賊策之曰周君
才兼文武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如受制於人此成擒耳
嗚呼盜有道焉其知之矣及六陌之役梁王爲帥軍人未
食彤徒令進而絕其後繼君自知必敗賦詩曰去去世事
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梁泰期之克令終言畢而戰自旦
至暮斬首萬計絃絕矢盡而援不至左右勸之退君以爲
鑿門而出義不旋踵遂戰沒焉夫梁王以宗戚之貴義兼
邦家非不知良才爲國之所憑蓋利欲之誘深愛國之情
淺也而况悠悠群品何足言乎由是而言君之所按非深

文矣夫姦臣之於直士其不合有三佞直不同嗜好亦異
一也邪正相形才望相繼雖欲企尚不能效之撫心內愧
遂成讎惡二也以小人之性度君子之心以爲善人之進
必來排已三也有此三者至於及兵賢人旣殞遂及於國
夫剖巢破卵鳳凰不翔殺犖殞犢聖人亦逝將軍旣沒此
西晉之所以淪胥也二子繼德此東晉之所以光啓也君
旣除害鄉里稱之又嘗著陽羨風土記則精靈所遊留盼
有在矣錯以癸亥奉詔爲祠官東禱山嶽立將軍之廟貌
想先賢之高風周旋徜徉欲去不忍惟君之見危授命當
官必理雖百代之王者愿爲臣焉郡縣旣以時致祠敢即

其圖像而爲頌曰

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左湖右瀆君子之家烈烈周君國
之爪牙梁摧國圯晉也如何粵在童齒所遊非類見善
則遷過而無遂耽耽白額擇肉朱殷矯矯長蛟噴沫飛
涎摧斑碎掌潤草丹川無文曷行不學將落裹足時彥
光機時作學德備敷登我王庭所居成政所立傳名敏
而應敵正以持傾亦旣霜臺糾斯強禦自親及䟽何吐
何茹翩翩權倖假國之威妬賢醜正言遂其私取彼賢
人委之豺虎君實致身曾無二慮恭聞命誥惟忠是與
仰料將軍鮮形而去遼東千歲歸鶴來翔威加四海魂

魄還鄉矧茲蘋藻在渚之陽斯文曷補德實無疆

宜興長橋記

徐鉉

昔人作川梁以濟不通舟車所及纒連棋布若乃形勝傑
大名聞天下者亦無幾陽羨其一也夫英賢之所踵次邑
居之所瞻望山川之精粹宅焉里域之神靈憑焉廢而興
之絕而續之豈惟備政足以徼福是橋也徵之譜牒則後
漢邑令袁君所造國朝永泰中縣令丘君新之其他無聞
焉中興之初有義夫吳蒙吳湏率以私帑備加營構人賴
其利越三十載甲寅歲國步中梗於越寇邑人敗之燒營
而遁飛焰旁及橋梁木摧旣而著作佐郎劉君來爲邑長

視其制度知非民力之所能濟乃狀其事白于有司上聞
嘉之詔賜錢八十萬君信而好古寬而得衆政無不和事
無不舉乃相與敷王澤因民心備物致用程功揆日器利
工善材良事成戊辰歲冬而載明年暮春而畢長五十步
廣七步對縣樓而直出跨荆溪而橫絕丹雘其飾粉偃蹇
而虹舒崇高其勢邈岌堯而山立朱輪方軌駟馬連騎營
營市井憧憧往來有衽席之安無揭厲之患昔者乘車濟
涉聖人以爲難橋梁不脩宣父知其弗能以古方今勝負
判矣書之考績傳載異代庸庸善善其可廢乎刻之真珉
以示來者

重脩周將軍廟記

沃彥 宋人

周孝侯子隱之廟血食於陽羨歷年幾七百歷代十有二
邑人四時享之莫敢有怠則其生忠義其死威靈固亦可
知矣其祠居荆溪之陰縣之東南熙寧元豐間久廢葺治
榱桷墻壁弊蠹圯壞兩廊東庭半委于地商旅邑人過其
廟者罔不傷之元祐四年邑大夫李侯權舉元豐八年登
極赦令脩治丞呂袁簿吳闔尉李寬咸贊佐而成之興工
自三月初至七月而畢復塑侯之考鄱陽太守魴子輔國
將軍玘于兩廡藻飾繪畫除舊致新而祠宇粲然復完既
又命彥書其興脩歲月而復贊侯豐功偉烈以示于後昔

晉人始創侯廟陸機爲記今其文尚存而跡又詳於晉史
予故不復述而獨以其立身之大致與夫進退死生之節
而論之且士有三戰三北而不以爲怯爲耻者仁以憂其
親也有禍藏未萌察幾而去者知以憂其身也逢難必捍
見死必當者義以徇其國也又有能安其身安其親安其
君保固四海而難莫得以萌者才全道備觀時以動者也
此四者志雖不同而所趣在理則一後人以今而鄙其偏
則爲不恕執此而非于彼則爲不通是以君子咸美焉嗚
呼若侯其賦才也雄其改過也果其守志也固其爲學也
敏其臨事也斷其蒞下也慈其事上也直其御戎也武其

臨難也義學乎陸而實過之所性不同歟嗟乎侯之亡而
至今亦久矣其威靈在世殊有可駭者在邑人沈讓夜夢
侯語之曰崔汙吾耳汝爲吾拭之吾賜汝以一指力讓覺
疑明日詣廟觀像事符于夢因以布巾拭之及出廟臨流
濯巾絞之微用力巾已裂而中斷矣自茲勇抗百夫雖扛
鼎抃牛之士不是過也事類此多聊書一二以示後人而
復爲詩俾邑人誦以祭焉詩曰

冥冥晉日兮斂餘輝以將滅氛侵重雲兮靄于天闕侯
爲孤星兮獨奮耿光欲挽日轂兮使之同轍時不我與兮
其將柰何一麾西征兮誓授命以効節効節獨戰兮雖

餓萬首傷羸兵之已饑兮顧後陣以中絕陣中絕而不
救兮身遂膏於盜鉞志士感義不平兮為之飲恨以泣
血後人百世為祠兮報侯之義勇而忠烈祠之所背兮
重山相倚祠之所臨兮長川泚泚冬之夜兮霜月高潔
夏之日兮蘋末風起邗人感四時之變兮念侯莫已嘉
敬惟繁兮尊酒惟旨薦侯于堂兮享侯于几侯之未來
兮邗人悲侯之既來兮邗人喜歌此闕於清商迎飛魂
於千里

宜興縣學記

朱熹

紹熙元年十二月宜興縣新脩學成明年知縣事承議郎

括蒼高君商老以書來請記而其學之師生廸功郎孫廷
詢貢士邵機等數十人又疏其事以來告曰吾邑之學久
廢不治自今明府之來即有意焉而縣貧不能遽給以其
費稍葺其所甚敝亟補其所甚闕且籍閒田五千畝以豐
其廩斥長橋僦金七十餘萬以附益之為置師弟子員課
試如法而又日往遊焉躬為講說開之以道德性命之旨
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使其知士之所以學盖有卓然科
舉文字之外者於是縣人學子知所向慕至於里居士大
夫之賢者亦携子弟來聽席下無不更相告語相勉勵而
自恨其聞之之晚也退而相與出捐金齋以佐其後合公

私之力得錢幾七百萬而學內外煥然一新堂除門廡靡不嚴備像設禮樂皆應圖法蓋高君之於是學非獨其經理興築之緒爲可書而其所以教者則非今世之爲吏者所能及而邑之人才風俗實有賴焉幸夫子悉書之以告來者於無窮則諸生之望也予頃得高君於會稽而知其賢今乃聞其政教之施於今者又成效如此固知樂爲之書美而况其邑之父兄子弟能率高君之教而所興起皆知從事於古人爲己之學而不汲汲乎誇多鬪靡之習以追時好以取世資則又予所深嘆而尤樂取以告人者也乃爲悉記其語使後之君子有攷焉抑高君之於此邑嘗

新其社稷之位而并兆風雨雷師於其側以嚴祀事穿故瀆疏積水以防旱潦作社倉儲美粟以備凶荒其所以事神治民者類能行其所學而皆出於至誠惻惻之意是以言出而人信從之蓋不待至於誦說之間然後以言教也嗚呼賢哉

社倉記

始予居建之崇安嘗以民饑請於郡守徐公嘉得米六百斛以貸而因以爲社倉今幾三十年其積至五千斛而歲歛散之里中遂無凶年中間蒙恩輒以上聞詔施行之而諸道莫有應者獨閩帥趙公汝愚使者宋公若水爲能廣

其法於數縣然亦不能遠也紹熙五年春常州宜興大夫
高君商老實始為之於其縣善權開寶諸鄉凡為倉者十
一合之為米二千五百有餘斛擇邑人之賢者承議郎趙
君善石周君休承直郎周君世德以下二十有餘人以典
司之而以書來屬予記予心許之而未及為也會是歲浙
西水旱常州民饑尤極流殍滿路顧宜興獨下熟而貸之
所及者尤有賴焉然予獨慮夫貸者之不能償而高君之
惠將有所窮也明年春高君將受代以去乃復與趙周諸
君皆以書來趣予文且言去歲之冬民負米以輸者繼屬
爭先視貸籍無合會之不入予於是益喜高君之惠將得

以久於其民又喜其民之信愛其上而不忍欺也則為之
記其所以然者抑又慮其久而不能無弊於其間也則又
因而告之曰有治人無治法此雖老生之常談然其實不
可易之至論也夫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
蓄故積之三十年則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於凶饑此可
以為萬世之良法也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今固行之
其法亦未嘗不善也然考之於古則三登太平之世蓋不
常有而驗之於今則常平者獨其法令簿書筭鑰之僅存
耳是何也蓋無人以守之則法為徒法而不能以自行也
而况於其所謂社倉者聚可食之物於鄉井荒閑之處而

主之不以任職之吏馭之不以流徒之刑苟非嘗得聰明
仁愛之令如高君又得忠信明察之士如今日之數公者
相與并心一力以謹其出入而杜其奸欺則其法之難守
不待已日而見之矣此又予之所身試者故并書之以告
後之君子云

宜興先賢祠堂記

真德秀

古者鄉先生沒而祭于社夫社者報本之事也鄉先生何
功而祭于此耶蓋嘗深思社之爲群祀首者以其產嘉穀
育蒸民而鄉先生之重于鄉亦以其蹈道秉德而牖民於
善也育之以保正命牖之以全正性其功一爾然聖門所

論必不得已寧去食以存信而君臣父子或失其正雖有
粟不得而食焉教導開明之功若是其重此所以祭於社
百世無慚歟後世先賢有祠其人遠矣而言行風蹟凜凜
具存鄉人子弟猶有所觀法則雖歷千百祀不可忘也陽
羨自晉以來世有顯人若周孝侯遷善之勇死國之忠卓
然爲百代標表繇梁而唐文章事業亦或間見可觀迨至
國朝則若樂安蔣公儒術爲時所宗雖金陵猶推尊不敢
後若古靈陳公則嘗守郡而卒葬于此東坡蘇公則買田
築室而終于此二公之學行節守蓋皆一代偉人瑩域所
藏寢廟所寄雖非其鄉而謂之鄉人可也若道鄉鄒公則

歸自嶺南一托宿于道派之館爾而邑之人至今曰吾鄒公也嗚呼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若是非耶然自晉迄今惟周侯寔有廟饗餘未聞尸而祝之者寶慶三年浚儀趙侯與慙來宰宜興以扶教導人而咸稱其位又惟內翰汪公兵部侍郎王公簡惠文忠二周公亦近臣儒碩或家或寓皆用故事以祠九月望日安侑如禮侯於斯舉其欲邦人君子相與奮發為道德之歸乎周孝侯同桑梓有為若是今昔豈殊吝心苟忘何過弗可改壯志一立何事弗可成雖然是非必襲其跡也昔吾先聖之教自春秋賢大夫如史魚之直子產之惠舉以告群弟子非一至其親切傳

授則曰仁而已苟仁矣天下萬善莫不具於其中以之事君而直以之養民而惠何者非仁之功用耶學者審能服膺洙泗之訓而以回雍所從者為指歸則前脩之言行風蹟雖不規規求合吾見其無不合也祠在縣山川最勝處甫成而瑞木叶符異材奮興此其兆也侯於此多美政今皆不書獨書所以幸乎宜興之士者

重脩周將軍廟記

蕭德藻

侯廟食本末厥既有考不復枝出吳興沈德遠言乾道八年夏自樞密院檢詳去國屏居家山之草堂十一月望拜守秀州命越三夕夢謁侯廟視壁間畫列宿天人及斬蛟

象寤而思之獨宜興人廟侯耳非吾新命之地且平時足跡未嘗至意念亦不及胡爲乎神處其間哉已而改命守常州十二月入對便殿即之宮道松江振風驅湖浪喜舉平陸漫溝塍高下洶闐聲撼雲空碎舟蕩骸者相屬吾舟亦敗怔營有禱焉舉室數十口常之吏卒亦百輩躍出驚波中相與保道旁草舍幸皆無苦既至常延見吏屬徐問宜興長吳千乘侯廟壁畫略如吾夢中所見且言廟久不繕理乃以二十萬錢授千乘俾歸新之邑人相勸輸財力樂成不踰時輪焉奐焉益張厥靈益大厥聲廟之復盛孰折蓋如此方欲伐石大書適遷太府少卿總領淮東軍馬

錢糧遂不果後二年德藻故人丹丘陳時中爲常州德藻過焉因道德遠語時中曰德遠若有待也吾常多侯幸遂書此吾爲子碑之德藻惟前事雖似瀕神恠然忠義之氣在天地中嘗獨皎然於汗漫不可測知之際同焉者應不間古今若陽燧之召火方諸之召水端倪了不容索侯少時里居搏蛟虎如轆蟻虱蓋世俗所喜道者此在聖人之門其猶有貶焉晉武帝朝爲何等時侯官中執法擊司馬彤不少貸尋隸彤爲將討齊萬年侯固不知彤之將逞也哉自常情言之死君命固其分死大臣怨容可自列侯以彤借君命置我於死地所借者我所當死也尚何辭以寡

敵衆矢殫弦絕蹈白刃義不還顧英烈凜凜跋蹙爲奮鄭
伯有馮三世卿族其精爽猶足以動國人侯忠義貫幽明
能感發其類於百世之下固應耳吾乃今有虞於二君子
哉德遠名祖時中名庸

宜興岳鄂王廟記

周端朝

中興二十餘年事論底定於是岳武穆王以尊宗社志還
故疆爲名將第一安靈揭敬被于荆襄久矣始建炎間虜
南軼王柄位未盛已提勁旅轉戰桐汭連奏六捷俘執僞
置克復溧陽時巨盜傍午闖宜興殷實吸衆寇犯官旅雌
伏縣郭陷王亟引兵至境郭吉望風竄偃深淮王追奔

截殄盡還所掠輜舟百餘盜相挺未已率精銳數千計王
多設方畧降馬臯惛林聚馘張威武蹴戚方駐軍張渚群
醜全清旁郡邑棄資儲來保宜興踰萬室方蹈躡孔棘賣
城畔走近鎮重郭不自保固而宜興外捍虜內攘盜存立
無震王之勲烈雖降在一縣豈不偉歟比聯守將能盡爲
是則石城湯池襟帶千里虜已無噍類矣余觀王抗志不
撓誓滅強虜旣掃空洞庭通關江漢然後舉肱河洛決皆
燕趙迄以其身偕爲死生視留題金沙寺時氣槩已見英
爽有知其當時夷門躋居庸也而豈望報一邑安其香火
之留哉其摧戕寬鬱以功爲謹而宜興之人實曰王之恩

我等父母也象設祭嘗卒與國家褒幽節謚之典相爲後
先謂義不根人心亦豈然也顧出閭里綿蕪未稱嘉定十
年知縣事戴君楠甫上謁猶即周孝侯祠下慨然曰豐功
而薄祀貴爵而附處縣大夫以政迪民者也豈敢忘革乎
度地塏鳩材榦將爲新宮張侈祀事郡守趙侯崇模王之
孫嘉興守珂咸佐其費合凡資用役不及民明年六月會
材庀築重堂崇植臺廡森聳被服南面旗纛儼雅邑人闐
溢謹舞還念舊事嘆百年之愈不忘也古者制禮教民報
天地社稷品節降殺先蠶農師國竭出本祖駿業雖培德
性皆示民防範之至也忠名勇績其大者蓋已默扶邦烈

顯開世道非一邑得私以爲賜而爲政者教民以不偷其
必自豐報始矣相攸斯宇仰挹善權之高俯激晷盡之清
以詠誥王之德於無窮義問交暢善意周匝抑俾英材輩
產以保乂王家茲不亦望於邑之人乎戴君永嘉人端尹
岷隱先生之冢嗣端尹嘗以盛心名命其子其爲政宜知
本末是宜書

宜興周孝侯塋兆記

劉宰

周孝侯墓在陽羨荆溪之南北向廟當其前紹興中賜額
曰英烈慶元初進封忠武公周氏自魴四世顯著其盛也
一門五侯墓之存於今十有一莫詳其次然公必葬衣冠

其中明甚歲久梵宇民居交侵賜地之存無幾近歲有仗義起祠者所歸僅十之二旋復區分之番陽洪君偁乾道相君之孫好事行義其承是邑也謂古興王之世必禮先賢之墓而法所得祀惟有功於民有勞於國與夫禦災捍患以死勤事者公皆兼之又公之英爽凜凜如生顧廟未葺墓之採樵弗禁非所以崇明德昭令典欲亟圖之而局於位會其季年以選攝令慨然曰可矣乃周視棟宇鳩工庀材以楹計屋凡弊而新之者十有八無而益之者十有四頽而正之者九漏而填之者十甃其壁而飾其像設什器與凡丹堊之漫漶者既又巡行兆域辨其侵而勸相其

遷繚之墻踰二百丈樹之松杉合萬有一千本又即墓之中故相朱公倬爲簿領時所築臺亭焉以爲致敬之地費先捐已故助者衆役不干時故作者力凡用石米二百緡錢千有五百其助竹木瓦甃而不受直者不計經始於歲癸未十有一月丙寅而成於明年四月朔洪君之爲力勤矣旣成而屬予以記余雖不文以托名不朽爲幸其何敢辭抑聞前輩謂慷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蓋慷慨殺身苟不勝一朝之忿者皆有之從容就義非沉思審慮不輕用其身者不能也張子房蚤歲結客報仇眇秦皇如晉鄙不幸爲所及則從荆軻游地下耳及聞圯上之言玩意

黃石之編向者排山倒海之氣如水泛壑故能不出帷幄
顛羸踣項公其斯人徒歟史稱公少時縱情肆欲為州曲
患陸士衡為公碑謂不欣於俗為俗所誣徐錯又以公為
任俠千載之上是否誠難臆決然竊意錯之言為近蓋吳
魏世讐吳自大帝之亡日迫於魏魏以曹休之敗深怨於
魴則公之任俠即子房博浪沙中遺意其為鄉里患苦非
公自爾蓋俠徒所萃其勢則然及聞父老之言翻然自克
又與子房地下歸來異世一揆前輩以子房所遇為秦之
隱君子庸詎知公所遇非陽羨之隱君子歟遐想當時通
合之由進說之次第與公所以引咎自歸必大有可觀而

史非班馬登載闕踈令人不慙故述之篇以侈陽羨舊聞
而附以詩俾歌以祀若公之官閥行治傳記已詳茲不復
贅云

南山高兮峩峩溪水湛兮平波波不驚兮山寂寂樵者
唱兮漁歌遠宇兮煌煌嘉薦兮苾香公之至兮愉愉降
我福兮穰穰飛龍駕兮翔鸞御公之來兮倏而去宰木
秀兮佳城慰我民兮千古

宜興嘉定脩學記

葉適

戴君楠宰宜興既補弟子員食於學視學舍壯整者惟高
君商老敬止堂羅令仲舒東序堂亦傾敝餘或闕或毀故

其士陳夢印章悉夫買旁縣材棟優士作壘二年復脩廟
堂設大門門左右挾前崇門櫺對立西序宗子小學凡職
列之次故所無皆具然後俾沈夢龍來言曰噫可記矣荆
溪禹貢中江也渚狀澄澈雲木縈帶君山最雄秀嶺洞尤
恠偉蓋自楚漢為東南稱首近蘇公去萬里蜀周覽天下
擇陽羨而居其䟽展嶼麗蕪之矣方周孝侯童駭肆暴至
比異物一旦感激殺虎斬蛟從陸士衡兄弟前死不却顧
大節尚生存或疑非地力之勁挺不能也熙寧更用經義
士初昧溺於時開封禮部有二邵集英親策有餘選皆盛
一京師之大四海之廣一邑而擅魁時者三或疑非地稟

之文華不能也夫發於勁挺孰若納於中和善其文辭孰
若厚其根本根本學也中和道也安能與哉闕黨互鄉地
耻其人也魯多儒衛多君子人美其地也今夫邑之翹材
穎質將進於道必約以性道以心肝脾腎無恣其情念
累思索無撓其靈則偏氣不勝而中和全矣浚深於學必
測之古證之今上該千古旁括百家異流殊方如出一貫
則枝葉為輕而本根重矣學與道會人與德合登高丘可
以奄魯俯長流可以觀逝則山川雖富同遊於覆載之內
義理至樂獨行於物欲之外矣豈非令長脩學之本意哉
菴畫之溪猶浴沂也善權之竇亦舞雩也非騷人墨士專

而有也

圓通閣記

陳公益

宣秘大師永密住宜興之廣教建閣其上榜曰圓通以書抵予曰爲此閣蓋以奉補陀大士之像示有尊也其四旁翼以諸天又兩間則歷代祖師香火與李相祠附焉竊不自量貪於設飾像教合檀信常住之力經始於壬辰季冬迄今歲暮僅克有成事之幸而集則慈氏是賴永密何力之有獨念此寺始於齊武帝毀於唐會昌咸通八年鳳翔節度使李贛以俸資起廢寺得復興廢旣不可常後之視今猶今視昔則有記歲月之文存爾公毋我遺豈惟幸

事一方實嘉賴之意師之屬予厚矣抑予雖不習宜興風俗亦嘗剽聞其畧矣宜興於今吳分也吳人輕生好勇而奉佛尤謹故釋氏之教盛行民有不懼王法而懼禍福之說者豈其習然耶惟觀世音之道變動不居普融無礙上與佛如來同一慈力下與諸衆生同一悲仰以同慈力故身成三十二應以同悲仰故令於我身心獲十四種無畏功德是其所以爲圓通而集二十四無學之大成也宗廟之中未施敬而民敬墟墓之間未施哀而民哀物固有感通之理是閼之建將使聞者生敬敬者生悟潛銷剽悍之習轉爲篤厚之歸獨不在茲乎至於善權山流俗所傳靈

異則風土記并詩人之誦詠詳矣予不贅及姑識其建閣之意以復于密師云

周武惠王射虎流杯橋記

余登元

壬戌之歲首夏八日英烈廟周武惠王生辰也里人周梁以辨香束紙揭虔展慶禮畢相過而問曰梁生長義興于茲有年武惠王始終節義前後封爵及禦菑捍患著靈顯應頗悉其詳惟近故寓貴通直莊公夢旂淳祐增脩義興誌謂流杯橋在南門外六里舊傳周孝公射虎之地水流而西夫橋梁跨澗杯何自流水性東之流何為溯蓄疑夫悟願切有請予憮然曰凡記風土考實而錄事有攸據盡

迹其地而論其人武惠王晉義興產也晉俗尚豪放飲輒席地想杯酒流行之頃賈勇作氣攘臂持滿矢發虎斃山岳震撼風林助威水鳥知其不為逆流耶如舊圖經敘鄉之上下餘皮者亦以王伐蛟于溪挈鱗甲此所故表而傳之橋以流杯得名良以是歟問者會斯言而退予復整襟嘿思向葉水心論王少日縱暴一旦感激殺虎斬蛟前死不却非地之勁挺不能也義興溪山秀拔故地靈而人傑橋之名水之流于其地亦于其人耳夫何疑遂述其顛末以識其歲月

善權禪堂記

李曾伯

余三十五歲奉先人窀穸于陽羨時與諸衲往來有閩僧道琳自善權來忽謂余曰觀公氣運異日必階政路善權乃浙右之佳山水也他時宜請作功德院余笑而謝之後驅馳四方遍歷諸闡蒙上恩賜第且與恩例視兩地於是恍憶前語援例請于朝得旨從之賜名報忠寺因考顛末此寺自齊武帝時建立寺額至唐李公蟪嘗讀書於此增啓山林以贍香火遂為名利頃十數年前主者代謝不常惟衣鉢是私魚鼓弗繼禪衲星散自寶祐撥賜後遂命江陵府二聖寺福嚴祐禪師開山住持以如幻三昧為一方首重加整葺僅四年寺宇一新規模改觀唯僧堂褊陋寒

暑燥濕弗遑寧處方將改為而祐以荆閩招之重開二聖法席其與余約不遠而復越四載闡帥挽之玄裝之松枝弗東乃舉建康蔣山首座僧德珎以代其突不及黔即營此堂鳩工於乙丑夏落成於丙寅秋萬瓦粼粼宏壯雄偉與此山長久乃至明樓照堂周迴廊廡及合用安眾之器所需無一不具見者贊嘆甚希有也厥堂為屋廿二楹厥費十萬緡盡取諸粥食之餘環寺雖檀施長一毫不擾之也嗚呼惟大雄氏垂世立教以性海為鄉法界為宇大抵以空虛寂滅為主視所寓如寄其盛衰興廢固所不論然其建立常住供贍大眾歲時伏臘之費晨燈夕燭一粥一

供日不可闕其與世俗日用無異此寺厥田中下歲之所
入今猶昔也前乎主者字髮輪齒彼何人斯奚爲居之而
枵如垂橐今也爲日幾何厥宇鼎盛山川爲之精采巋然
一堂永爲天下英衲雲聚海會之所亦奇矣哉自茲居是
堂者精求微義拔我疑根洗我塵垢日化月遷即心是佛
將又爲此山重豈徒爲飽食安坐而已以今揆昔信知一
般是麵由人做非此豐彼嗇也我佛於無無有中出一手
以濟衆生莊嚴世界當亦如是余卧病且不鮮作梵語僧
來求誌盍問諸善知識姑書此以紀歲月

會仙亭記

董蕃 元人

大江之南其山由故鄣綿亘聯絡大支走浙西鍾秀天目
小支行桐川溧水之陰重岡疊阜委蛇東來距陽羨而止
其最高者曰荆南山荆南之陽融結演迤傑出於千岩萬
壑之中者曰張公山其山形如覆盂如偃蓋嵌空坡陀甘
泉流其下曰會仙岩岩之前二老仙飲所也宋紹聖間湖
父寓公諫議大夫王公嘗識所聞于石隆興癸未住山觀
妙先生應公若容築亭攬其勝乾道乙酉王公之嗣澄江
史君自耕先生季恭隸會仙扁國子博士適堂先生惠公
戊吉爲詩并序及應公之高弟仲和先生應公守柔嗣主
是觀慶元四年春乃撤故亭而新之架石梁泉上以便遊

懋咸淳乙丑紛岩諒公應聰以高道由右街鑿義來任管
轄簪烏雲集於斯為盛公之南歸宮宇燹燬亭存而扁亡
皇元混一區宇天師統護道教應公七世孫可山戴公道
可奉旨住持本山至元辛卯故叅知政事本心文先生扁
舟訪公行方外之契暇日杖屨駐亭上為篆會仙二字追
紹遐蹟今之所存者是也延祐丙辰自天錫旨護持名山
可山之孫慕容誠源與紛岩之孫李質夫獲嗣重脩協衷
共事乃興滯補弊新亭宇完墉墻疏泉剔崖種花蒔果而
會仙之境益勝都監葛萬里與子遊指以語予曰先生殆
將隱矣今昔之事先生能言之使岩石可鐫肯為不朽乎

予曰唯唯適堂博士公蕃妣氏曾高叔祖也山中紀勝有
集雖載公會仙詩廼亡其序予家藏朝散惠公敬之手抄
適堂詩故無恙嘗為可山補其闕矣今鄉之遺逸獨予僅
在見而知之獨默默然遊去予負泉石矣既為敘歲月復
拜手而為之歌曰有亭兮巋然岩之幽兮會仙流瀑兮淵
淵飛雲兮騫騫翼岩亭兮山巔仙之來兮鸞鶴翩躚載歌
曰山之壽兮脉綿綿祝 聖人壽兮悠久如天四海隆乎
兮我林我泉玄侶熙熙兮與山齊年

冲寂觀重建玉皇殿記

薛舉

道宮之祠唯玉皇最尊盖其宗主三才統攝萬類非諸天

帝比也今夫日月之運行星辰之森列雷霆之震薄風雨之散潤與虧盈益謙之道福善禍淫之理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傳曰以形體謂之天以性情謂之乾以主宰謂之帝信斯言矣故道家董脩之宮自三清至于諸天帝君皆有祠而於此獨致嚴焉荆溪之西有觀曰冲寂即唐凌霞觀也宋大中祥符間再易而爲今名舊有玉皇殿居其中歲月彌久風雨莫除棟石欹摧金碧銷蕩重以士馬踐蹂之餘而故者日以什銷者日以盡度其勢之不可復支也則相與撤其舊以需善歲而新是圖前管轄住持宗君處厚嘗有志於是而歲比不登穀歉未酬餽其口且不贍是以

罔克厥成者十有七年至元庚寅宗君之徒今提點住持觀復以嗣師之命來主其事蓋自其身處衆僚已歛然有憚於是至此益以自任於是銖兩而積圭龕而累視其橐中之裝足以集事也乃相舊址而崇其庠市邑屋而隆其微鳩工度材礲石獻能經始於辛卯之六月卒事於壬辰之三月魏陞垣級黜堊丹漆百爾器備各得其所輸負之美視昔有光熙事告成上帝嘉嚮神用錫羨吉弘以昌時彌月不雨甘澤隨澍於是觀之人士與其鄉之耆舊咸請於宗君曰昔在熙寧吳君以一石壇之微猶勒珉以傳不朽今是殿也其功役視一壇不知幾倍徒詎可以無書宗

君辭不獲則貽書以請於余嘗稽之石載質之古老之傳
蓋唐有縣令周選居於此喜與方士遊一日道流欵門闥
人辭焉徘徊井湄置丹其中闈人異而入白周亟出視則
有白兔逸出于井躡雲而昇相遠以舍尚縹緲有餘霽周
痛自悔恨即捐宅為觀施田以為糧携妻子莫知所終厥
後異人間出况其面勢所向湖山獻奇風煙所積篁植叢
秀宜有仙聖日游其間南唐時道士許堅凌波上昇留題
壁間至今羽流皆能誦之故樞密蔣魏公之記謂其前對
張公之洞旁連山亭之山仙風道氣薰沐浸淫陶冶漸漬
者蓋實錄也宋宣和間觀有祖師芮法師道陵以道術際

遇祐陵寵賚優渥賜爵南晉郡左街都道錄仍詔本觀齋
田復勿租稅其謝表有云左街錫寵一身濫被於鴻私南
畝蠲租衆口均占於鶴料聞舊有刻載甚詳戚方之亂燬
焉聖元混一區宇丕崇師教綸言申布賦石盡蠲故黃冠
者派益得以其贏營繕脩飾以祝皇上億萬斯年之壽如
宗君者豈不少哉然余獨嘉宗君之事其異於人者有三
焉蓋其為是觀也百廢將以次第舉獨先此而後他役為
知本繼師之志而成其事為知孝捐私橐以興公役為知
義三者皆所宜書也故余不得辭

善權重建藏殿記

陳樞

寺有藏經之殿猶漢之有金匱石室藏書之府以覺皇所
居非僭擬也法寶所聚故其爲屋亦以殿名凡大禪林有
所作與必先此所以尊法至於棟宇高廣莊嚴殊則又往
往出世俗所作甚遠豈釋氏一宗固多才能而能若是者
乎善權寺在國山東峯首義興諸刹自蕭齊迄今其間不
知更幾廢興然其藪席之盛樓觀之偉在一邑中無他與
競者蓋亦主席代有其人若西印禪師祖公以雅識遠量
聞江海久矣至正七年三月行宣政院選公來補其處既
至周視衆屋獨藏殿尤敝漏弗葺不踰月而其半廢焉師
乃嘆曰昔吾祖玉山翁作僧堂近允元迪公作鍾樓今皆

於茲足以聳人耳目雖吾世尊之教一真圓常普融無礙
於中諸相曾何起滅然其存乎書而足徵者後之人得以
隨處誦習之惟在所謂五千四十八卷爾今此殿不重作
使寶藏暴乎外卷帙燥濕不時豈吾徒奉教之意是將有
待耶乃出其前時衣盂長物謀撤而新之寺之耆舊感而
化者唯善居唱以七千緡餘亦相次獻其所有始市材木
他郡水陸紆折經三百里以師之惠愛工雖勤而不以爲
勞斧斤喧巖谷五閱月而訖功易輪藏中柱以堅縝之木
凡輪藏之嚴飾有虧壞者更悉完備殿爲重簷凡若干楹
高廣加於舊輪奐之美與金碧相發揮虛明焜耀觀者欣

仰得未曾有而師視之無一毫伐善意嘗以學者一切所作皆世間相非離世間而出世間道之通也先是寺以續置田見役有司計其所入不能半給官府每歲二稅必資他田之入以輸之而常有叫囂墮突之患衆良以爲苦師至言於州悉歸諸施者家子孫其無所於歸者則以乞諸佃人自是吏胥無容其奸衆食方贍而規旣已化去其平生所蓄物以緡計之毋慮二萬餘師念其儲侍之艱將欲侈其施心命司帑者主之用之若出規手益得盡力從事土木增高三門造西廡寮舍闢門徑使脩直旁多藝松作亭澗上爲中道游息之所壘石墻周數里以護竹樹之近

寺者事皆次第興舉會四郊多壘師遊天台邑中諸刹盡毀于吳矣而善權猶巋然林麓間蓋非特有神物護持抑前後主席之多亦與其願輸之堅固也世難民莫適有居方憔悴呻吟榛棘中坐徵歛百端而善權之衆粗得以燕處自若雖懸罄其室幸而不爲徃役波迸弟子永禧等載念所自因錄其當日所聞於師之說與脩造始末來求文以記之且言殿成之日鎮南王專使者函香發廣陵入山飯僧獻佛綵幡二以五色紵絲爲藏經帶易舊者煉之得舍利師未至時洞中神龍見夢請稱號說法而天雨華諸瑞應多可記者嗟乎禪師得道之通其言非離世間而出

世間是不舍一切法之謂也不住一切相之謂也余故知其有所作為而未嘗作為其無所聞是禪師所作佛事以此布施聞者見者當獲無量勝妙功德宜乎為眾悅服王臣所皎光于厥宗才能瑞應抑末也歟至若其徒不忘其師之訓而欲其事功之必傳則猶有可嘉也是皆宜書師名疉祖南康人居字頂峯天台人其相與謀而立石者永禧紹燈志遠遠芳大亮志顯不儔共請于長老西源達公而刻之云

蜀山書舍記

唐肅

自天厭文治盜弄五兵者疽受草蔓幾遍齊州一時才傑

之士憚其智力於是靡然韜六籍而皮孫吳師宗儀秦背遠姬孔左頰右仰以求容于俗一有操仁義之說者咸目為迂濶寒餓死而莫顧噫君子之道窮矣使有一士為眾猶而獨薰眾華而獨素眾雕而獨樸眾譟而獨默眾表暴而獨括藏眾挈挈狂騫而獨兀乎若無趾眾潰潰合汗而獨介乎若不情于山之麓水之涯迺搆迺營以誦以弦匪帝訓王禮不習諸口不服之膺釣易之玄咀詩之菁揭春秋之袞將養其體需時而用完其璞俟價而售阨於時不阨於道窮於身不窮於心怡怡焉充充焉自足而無悶則夫人者視彼孰優劣哉然今信有之乎若吾友郟郡徐子

之居蜀山書舍者其人也吾才不逮徐子識不逮徐子而願隱之志則亦庶幾乎徐子行將囊書緤劍問津震澤之南而卜鄰焉徐子幸無絕我

山齋記

王蒙

國朝

義興王允岡甫即其先龍之左結屋而名之曰山齋允岡以予同宗皆出於故宋秦王之裔蒙又得上交其祖父允三世知允岡出處甚詳故求予言以記之蒙惟昔者宋太祖布衣時有義弟第十人其長姓王諱審琦者官至太師賜鐵券封秦王謚正懿五世孫諱淵者南渡時爲樞密官忠死苗劉之亂勅有司具禮葬于義興之紫雲山實公

八世祖也故王氏世爲義興之著姓至允岡曾祖覺軒先生又能恢大其家以經史教詔子弟起家至蘭溪判官其子德齋先生樂清先生咸有盛德於鄉里樂清早世子彞齋以溫恭靖慈之資藉祖父之澤留心典籍篤志鉛槧行以基其身學以文其辭生子二人長曰允同季則允岡也沂允岡而上數世皆享其積善之報富潤福澤好德康寧養生送死無復遺憾至允岡之身年未冠遭元季之亂王氏避兵盡室東行從其祖父兄盤遊吳中幾二十年繼而德齋卒於杭允岡以畎畝之故爲妻族所累遠戍於邊允岡遂煢然歸義興至則故里漫爲荆杞於是布衣草屨櫛

風日雨率其童僕躬耕溪上披草萊而樹絲蒨刈蒙密而
運耒耜迨乎有秋塲圃既登則東迎其雙親彝齋公及母
夫人以歸爲酒醴以宴樂之甘毳滌滄朝夕溫靖怡顏愉
色以悅其心族宗鄉里皆稱其孝縣官以爲能署爲萬石
長朝廷創設是役重其事而信其期苟一毫之不謹家
破身喪比比皆是惟允罔雨夙夜勤懃孜孜奉公數年之
間先期集事至於今日終免於戾於是泐然深思其先世
之丘壟自樞密公葬於紫雲其子孫盡葬梅林梅林在義
輿之東南紫雲在義輿之西相去六七十里銅官離墨特
立于其中層巒疊嶂穹崖鉅壑不可勝數也紫雲之西則

有善權繇亘乎溧陽諸峯梅林之東則有靈常委蛇曼衍
於香蘭諸山而瀕具區之巨浸矣山川之涵蓄發秀乎紫
雲而鍾竒於梅林然亂久荒弊非追遠之道也乃即其所
而建屋焉扁曰山齋旣以名屋又以自號其意固可測矣
夫穹然而高大者山也下根黃壤上摩層霄松柏梗楠之
所生金錫罍丹之所產煙雲雨霧之所鬱勃而龍蛇虎豹
僊靈之所都也長林豐草可以棲遲清泉白石可以漱礪
故幽人曠士樂居之孔子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智者動
仁者靜智者樂仁者壽則非獨幽人曠士之所樂仁智之
士固且樂之非獨樂之又得其靜且壽焉君子之動靜語

默必內合於理外周於事非苟然也余又三思允岡之所
自號其理益深矣乾坤生六子少男為艮其象為山其理
為止而光明允岡甫之謂乎允岡彝齋之幼子也父名之
曰仁其樂山之謂乎自秦王至於允岡凡十三世譬如高
山峻嶺原委起伏其來遠矣必有嶮也為巖磴為躡峻坂
必有困也為叢薄為危石君子處之無齷心焉耳已豕曰
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以言君子
歷險而後有為也其攝事也恭勤縝栗無職外之思象曰
蕪山艮君子思不出其位故能免其嶮艱而無咎也材木
衆寶之所聚也巖峒源泉之所遠也顧且棲遲而止於是

非惟止其身又當止其心忠孝慈儉允岡之所以止其心
也巖岫崆峒允岡之所以止其身上以承祖考之澤下
以遺子孫之祐所以奕世光明而無窮也仲尼曰人不鑑
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惟其能止衆止此止之義也昔者郭
忠恕學於程子程子示以易之艮卦曰艮止也學道之要
無出於此立身行道皆自止始忠孝遂榜其室曰蕪山廼
知允岡之意脗合古人非徒為登眺遨遊而已也黃鶴山
中人王蒙故歷敘而記之

蜀山草堂記

徐一夔

太湖之陰川迴而野迥有清曠之適是曰陽羨異時東坡

先生始領第錫宴瓊林與蔣魏公聯席魏公極言其地之
勝先生遂有買田築室之意崇寧初先生歸自南海因告
老于朝而居陽羨酬前志也去陽羨而近有山隆然拔地
而起盤桓數百畝旁無聯附號曰獨山先生愛之築書堂
其坳且曰吾本蜀人而茲山不宜姓獨宜去犬留蜀更姓
山曰蜀云陵遷谷其址入于金陵保寧之官寺久矣遂
爲寺之別墅今敏機師以純行粹學來主保寧之席間至
茲山緝壤疏澗碧泉流動上緣丹崖白雲勃勃起自履下
望見太湖粘天無壁而銅官諸山聯翩而來如列大屏以
障巨浸蓋亦奇矣師因嘆曰先生之所以盤桓於此而不

忍去者以此也夫仍作草堂其處而師亦以先本蜀人自
宋季之亂往家吳興每有所自山之想故亦姓山曰蜀而
不復其舊云嗟乎師之心即先生之心也人亦有言適異
域者見似人而喜以其類也蜀在數千里外茲山雖小苟
其心有所屬安知其不若峨峨太白之高大哉是宜師與
先生同有此心也或曰先生家本蜀也自葬其父文安府
君後出立朝以至崎嶇放海而歸未始一日還蜀夫寧不
有鄉土之思師之先雖亦蜀人生長東南之日久且業門
是託殆將盡空色相今而惓惓於所自出之地夫亦有所
執著也耶余謂不然凡出家者以求道也而身也者道之

所寄也安有求道而不念其身之所自出哉君子謂師爲知本美如日師雅嗜吟茲堂也蕭洒夙應可縱吟事夫豈知師者哉是爲記

宜興縣重修廟學記

王直

宜興之建廟學久矣六七十年來未有能脩飾之者由是日入於弊宣德中縣令章惟澄以大成殿之將廢也乃謀新之材始備而以事去正統之初上饒將侯義自桃源簿以賢舉來爲令始至謁

先聖而周覽學舍慨然嘆曰朝廷銳意教養斯人而義適當其任今廟不治將何以奉順德意夙夜祇懼思竭

圖之會工部侍郎廬陵周公忱巡撫畿內監察御史彭公勗專董教事至宜興咸知侯之志而獎勵焉侯重於勞民旣盡發已資以爲倡且召邑人許信告語之復俾耆民徐宏誼輩董其役信等退而謀曰吾邑得賢令欲新廟學以教吾縣人子弟使皆爲才且良此甚盛事也吾徒豈可以不勉於是富者出財貧者負力以佐官乃市材命工完殿之未備者塗墍而蓋覆之兩廡兩齋戟門櫺星門會饌之堂諸生燕息之舍悉次第改之施以粉堊丹漆塑聖賢像皆如制經始宣德乙卯九月十六日以正統戊午望日訖工侯旣告成於廟而進諸生使學焉教諭丘純諭于衆曰

吾侯用意於學校至矣然其功也實難宜刻石以告後人使維持之且使學於是者且勉勉以副侯意衆皆曰然遂因予友清河太守李侯信士求予記夫學校之教所以明道也道原於天而具於人心循其天命之本然施於人事之當然而皆有其則是所謂道也然或蔽於氣質惑於物欲有不能知不能行者是以聖人在位必立學校以教之其入道之方則必以讀書爲務窮其旨趣發其所蔽祛其所感知之至行之力斯能右以成其才三代以來皆然也我朝

列聖猶以教學爲重於五經四書皆有纂述以發其蘊奧

慎擇俊秀俾業於是而訓以良師且專置風憲官往篤勵焉蓋欲明道以興治其所望於學校如此今蔣侯之爲是也凡來學者進而謁于廟仰先聖之德容而知夫道之有統退而習於學誦經傳之微言而明夫道之有常居則行於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出而用之君臣上下應事接物之際而無不盡其宜然後爲道之成則無負朝廷教學與蔣侯新學校之意矣世之爲令者莫不有學校之責然卑忽而沮抑之者蓋如蔣侯者甚少也然則蔣侯果賢於人哉予故爲之記以勉夫學者且示後之人俾善繼之永勿壞

宜興縣增脩城隍廟記

姜洪

通天下郡邑廟祀城隍神者感其功在捍衛而宜報之也神爲一郡一邑之屏蔽而以捍衛之功庇其邦之人則邦之人不思所以廟祀之則報之之誠安在韓子曰神之所依者惟人人之所事者惟神然神固當廟祀矣又必爲守令者有以倡之於上然後斯民有以從之於下也况宜興爲常之屬邑土地人民賦稅甲於他邑凡水旱厲疫之祈禱必賴於城隍焉其廟元在縣治西

國朝洪武初守禦官楊國興移置於縣之長橋東南二百步人之奉祀日嚴而神之靈應日著七八十年間廟雖存

而兩廡儀門不足以稱民崇祀之誠正統壬戌歲縣令樂安鄒侯且貳令鄱陽李侯暉相與謁廟顧而嘆曰凡祀城隍必在深嚴欲致深嚴又在長民者有以舉之也於是退而倡諸邑人捐貲重新廟庭肖神像於中增兩廊儀門三門垣四周加丹堊藻繪其壁有渠橫過又梁其上而亭覆之斲石柱爲坊牌臨通衢其廟勢覃覃然巖巖然足揭虔妥靈其耄耋鬢稚來觀者亦無不顧瞻起敬焉先是廟未脩歲或旱潦疫癘自二侯之爲此雨暘隨禱而應疾癘不作五穀六畜繁茂肥大人愈給足無事迺來囑文以紀其成夫治民事神實令佐所當爲者然必其人讀書明於義

理而後能盡其道今二侯皆有學有行則其爲此宜無難矣後來又有判簿新城王侯能掌司樂平朱侯輝始終其事焉是皆可書也富民耆士嘗助力者併書之

喜雨亭記

義興西南約二舍許寺曰善權善權山溪流奔注其麓泯然莫知所去之跡至山後噴薄崖石間復出漫爲平流故寺稱最奇勝也相傳寺僧烝祖夜夢一人告之曰我龍也爲我置祠設像天旱禱雨即應焉覺如其言故寺又有龍王堂也歲之夏旱適節鎮南畿工部左侍郎周公詹惟暨駐而知其故召知縣事樂安鄒旦縣丞鄱陽李恒語之曰

盍往禱焉遂具祭儀登舟月下黎明至行香薦奠禮誠交罄禮畢有雲升自山腰迷漫四布大雨驟作遍毘陵郡界罔弗浹洽公迺駕帆旋舟而山谷老叟童稚攀扶携立河干曰我公不來神不降雨種不入土待誰之哺今公旣至神雨以時豐穰可期獲飽而嬉故來拜也皆踴躍後先懽怍歌笑不知其喜之極也於是寺主贊瑄耆老陳輿等私作亭寺後取蘇氏喜雨之義重揭其名來屬文紀之予曰至誠感神禱而獲應此在常人爲難而在公反爲易者蓋方公之節鎮吳地大家相黨爲姦每歲稅賦數倍細民以掩已輸及發運或詐爲風漂給官重徵民貧甚則賣屋

貨子女又無可措逋竄而已故頻年不能足其公廩也自公之節鎮按民田石加耗如干官田石加耗如干歲運外又廩其羨餘者待公上之用著爲令自是富室無敢不輸而公賦亦無不足也况其他事多公所裁以便民民之踴躍懽忻願一拜公久矣特因雨而遂此心焉耳夫公之惠民若是則神之祀待民者也民既感公神焉得而不感此公之一念纔興而神已默默乎應之矣豈必如常人之肆禱歟故曰在公反爲易也或曰蘇氏喜雨不敢自有至推而歸之太空今予於此直歸於公不亦驟乎曰不然蘇氏自喜而爲詞故致其謙若公之心必南畿列郡雨暘時若

年穀豐登庶富而教行不負上所付託委任之重迺公喜也一雨之饒一郡之樂豈公喜哉是旣非公之喜蓋民之喜而請紀其實者可不實書乎或又曰是出民之私而非公所知如公知之不欲何曰民之自志其喜公亦焉能禁之公名忱字恂如世爲廬陵大家也登永樂甲申進士第歷官中外四十餘年其清慎勤能旣聞天下而其文章學問亦非淺淺所可窺測者故并書以見其有本也若書其姓名於後使覽者知其爲好文喜事者不也

重脩善權佛殿記

黃宗載

釋氏之教以明心見性福田利益爲說故無智愚皆信之

重之自漢迄今爲日益已久矣宜興爲京畿巨邑國山善
權寺又爲邑之名刹寺山之脉繇東南綿亘五十餘里岡
巒坡坂聯絡而演迤巖壑泉洞交互而映帶其來也遠故
其山之崛起自然崇高而鎮重下視諸山之奇形異狀層
見疊出回環拱揖於前後左右者不可殫述齊建武二年
初寺於中其基內寬而外平其寺背北而南向負山之正
脉乘山之生氣鍾靈孕秀永爲祝聖之道場至唐丞相李
曠宋之寶祐四年曾伯李相國咸拓而大之光華震赫遂
甲諸方宋元至

而振揚者皆地之靈也寺之興復朝代古蹟靈異與夫邑
之善士陳撫幹輩以田山財幣入於寺者有石碑可稽殿
宇前代不可考自洪武永樂間中佛殿前山門後法堂東
西廊廡藏經殿圓通閣懸鐘樓府庫庖厨僧廬賓館靡不
周備宣德以來寺缺住持傾覆者多正統元年錢塘萬壽
寺僧宗愷來主之肆綱維之力持弘忍之心歲脩月葺頗
見完美惟以佛殿將傾財匱力寡爲慮適冬官亞卿周公
忱奉命巡撫是邑咨詢至寺命宗愷亟募緣而興舉之毋
坐視顛仆而用力之多也邑有曰羅彥章者素好善家饒
於財有志於斯未遂而歿臨終囑其子廷佐卒其事至是

遂慨然助米壹千斛爲首倡興工於四年五月訖工於明
年六月上瓦下甍蓋甃完整跂翼翬飛尊嚴閼仞丹漆塗
鵬金壁焜煌瞻者竦敬其事雖脩其輪奐一新綱條具舉
其功有倍於昔矣旣落成縣令蔣義具顛末令宗愷來京
請文以記之予謂佛寺之建多於名勝靈異之山江湖島
嶼之境恢廓規模莊嚴法界所以陰翊王度化人以爲善
也若揚子江之金山洞庭湖之君山廬山之竹林錢塘之
三竺與夫峨眉鴈蕩之類皆擅名天下而由儒入釋之僧
往往與文人才士游者若遠公之於淵明文暢之於昌黎
佛印之於東坡亦得垂名於久遠也蓋以其地之靈而人

之傑也茲山之勝必有神以呵護之而功德道場之建固
其所也而住持之僧有宗愷之心攻力勤好善之士有廷
佐之輕財樂施俾叢林勝槩繩繩森森有倫有理與金山
君山峨眉諸山並稱其尤重又因亞卿公而增益矣於其
請書以爲記

重脩素府君廟記

危山

聖王之制祀典也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其
祀之者所以報其功也彼有捍禦之功而國家不知報之
惡在其爲重祀典乎宜興廟祀素府君有由然矣君諱玘
生爲東會稽人後漢時爲陽羨令陽羨即今宜興也君之

政績他無考舊時譜謀載君爲令始創長橋逆知水旱故
民感其惠及歿而民立廟祀焉當廟祀後凡水旱癘疫請
禱屢應宋政和元年有司上其事賜廟額曰果利紹興九
年封嘉惠侯命有司春秋仲月致祭

國朝因之祀事孔嚴邑民商旅往來祈祝于廟者晨昏絡
繹正統戊辰廟因回祿縣尹樂安鄒侯旦欲新之顧歲歉
民貧而事有未宜明年己巳歲稍熟與貳尹鄱陽李侯暉
上虞竺侯倫判簿新城王侯耿暮賓樂平朱侯輝同寅協
恭資捐于邑力借于民於是作正廟兩廡及儀門大小凡
二十楹且肖君像於中繪故事於廡仍題額曰漢陽羨令

袁公之祠其以府君稱廟者又邑人之常稱也既又作齋
居十楹于後命方士吳自芳住守以奉祠事侯方倡之而
民皆樂就其功未朞年而告成觀其廟勢森嚴可以妥神
靈可以容駿奔周之於穆清廟魯之闕宮有恤蓋一致也
已而自芳請曰是廟缺經理幾代矣今幸一新願記刻石
以垂永久可也夫橋梁之脩王政之一事水旱之憂爲政
之大本脩橋梁則民不病涉知水旱則必有所備袁君令
于此而盡乎此及歿而又昭靈應于此則事合民心順天
理禦災捍患宜其廟食茲土而無愧於先王之祀典也雖
然前者後之鑒袁君生爲正人歿爲正神固有功於斯邑

矣鄒李僚佐爲之重構廟宇若是凡水旱懇懇焉請禱於是其亦心素君之心政素君之政而有功於神人者矣宜書之以爲後人鑒云

通真觀重建山門記

常之宜興縣東南隅有觀曰通真實爲邑之第一福地也舊誌謂創於陳大建二年始名宏道唐神龍中因避上諱改興道宋祥符間賜額玄通後避聖祖諱故改今名其觀之基址寬平形勢深邃君山當其前荆溪逶其後而山門去殿宇又數十步使客多寄宿於此開寶初集賢學士徐鍇奉使過邑遂紀其事于石觀中有二古柏凌空南唐提

刑虞縕文寓此嘗有雙樹婆娑三百年之句大觀中侍郎鄒忠公浩因於道士周希信齋居旦起命筆名其軒曰一覺意以夢覺等其身則論大事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命名取義寧無意乎

國朝洪武初道士王秋碧號荆溪漁者住守於茲建殿宇齋房率徒衆大興教門一時名公鉅儒作詩文以彰厥美迄今墨迹猶新歲正統乙丑道會談景真住持蔣中隱顧山門傾圯意欲新之而力有不逮一日會貳尹李侯過觀京真具白其事侯慨然曰是觀爲往來使客寓宿之處又爲

天壽聖節習儀之所門朽而不之新將何以爲出入壯觀
耶廼自捐俸米五十石庀材命工重建山門三間復肖青
龍白虎二神於左右畢工之日景真請勒珉以示後予嘗
聞古人云官觀之規所宜壯麗然其興廢係乎住守得人
何如耳故得其人則日臻於美非其人則日入於弊此常
理也况逼真爲邑之名觀昔得人如希信秋碧以歆動於
名公矣今又得人如景真中隱之流宜其勳李侯之誠心
而使山門爲之煥然也雖然舉前人所以望後人也前之
住守于茲者固若是將來住守茲者苟能留心積德而不
墜焉則亦何患不能感人如昔之徐學士鄒忠公今之李

貳尹者哉李名暄字鳳儀爲鄱陽世家在任脩舊起廢多
用意而此舉亦未必無裨益也是宜書之

義阡記

大凡事合乎宜者皆所謂義而掩骼埋胔之舉又義之大
者自非仁人君子與不忍人之心於一念之間孰能爲之
哉常之宜興雖爲畿內大邑然溪瀆居半民蕃賦重寸土
無曠故凡死於孤貧商旅無葬域者往往委棄暴露於中
野正統間縣尹鄒旦見而憫之即捐俸米若干易到邑民
李傑地陸畝爲阡且表之曰義使凡死而無依者並許葬
於上復置水田伍畝爲糧課備第恐時遷事變而爲豪勢

漁奪也仍以契帖刻石並付會真菴主守菴之道士屠景
芳龔道安來請記嗟夫生得其養死得其藏此固人人之
至願也柰何不幸而委身於荒郊野壑之間是不能如願
矣向使無重義者有以掩覆之則形骸散失精魂飄泊不
能不銜恨於九原也今縣尹公之為斯阡吾知而今而後
凡死於孤貧客旅之無依者皆得其所歸藏絕棄捐暴露
之非免蠅蚋烏鳶之食其為義之大如此此仁人君子之
為而與古之陳亢瘞殍李之純掩骼之事同一致也殆見
幽明霑惠感激安知他日無翳桑之驗於昭昭者乎因記
其事俾勒諸石所冀後之為官守者尚能察之而不怠為

豪勢者又能念之而不欺庶幾大義行於是邑可期於無
窮矣豈曰小補之哉

宜興縣重脩晉平西將軍周公廟記

趙琬

正統七年冬常之宜興縣新脩晉平西將軍周公之廟成
其明年秋縣丞鄱陽李暄以公務至 京師徵琬記之且
當時建廟有碑歷代脩復有記歲月滋久文字剝缺漫不
可省而廟亦日就傾圮暄深懼其壞不足以揭虔妥靈乃
謀於知縣樂安鄒旦縣丞武林陸潤主簿襄城崔冕典史
清江劉九淵各捐俸貲因舊為新而邑之士庶感慕而信

施者無間於遠邇遂命道士張惠然者民張安萬壽惠信
哀聚以佐工木之費由是衆工齊事惟月若日工告訖功
殿寢門廡塗墍丹青威儀像坐嚴奉惟謹願紀成績垂示
將來惟宜興於琬爲隣邑隣邑之大夫士庶敬公若是其
至琬敢無言乎謹按公諱處字子隱世家陽羨今宜興是
也公自幼勇於爲義嘗感父老之言入山射虎赴水斬蛟
爲隣里除害旣而從吳郡陸機兄弟學爲文有思致嘗著
默語風土記及撰集吳書以自見平生履德清芳才量高
出歷守四郡安人立政後爲廣漢太守以母疾罷歸未幾
徵拜散騎常侍累官至御史中丞元康七年氏人齊萬年

反命公討之時梁王彤爲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
而以夙怨絕公後援公遂力戰以歿追封平西將軍謚曰
孝鄉人之戴公非一日矣於是即公家原爲藏衣冠又爲
立廟以祀公凡水旱疾疫有禱必應且常著靈異蔭麻鄉
邑宋宣和間陸寇將犯境其徒傅臯者至長橋忽覩金甲
神告曰我平西將軍也境不可犯寇遂遁去紹興七年賜
廟額曰英烈未幾封忠惠侯忠惠之號旣累加仁勇無利
義濟六字嘉泰初遂進爵爲公更號忠武再加赫義昭靈
而更號仁勇累封英義武惠正應王廟不以名其額者因
初封之號也夫公爲國討寇在戎致身見危授命其英聲

茂實赫赫而不可蓋者固不繫封號廟祀之有無然公在
家爲孝子居鄉爲義士事國爲忠臣有德於人有功於國
祭典所謂勤事與夫能禦大菑捍大患者公皆無之而邑
之有官君子所以致力於公之祠事彌久而弗懈者又祀
典所謂有則舉之而莫敢廢也豈若世俗諛祭徼福者比
哉然則鄉之父兄子弟亦將視公爲鄉先達而爲臣依於
忠爲子依於孝相率奮發而爲道德之歸矣故併書之以
爲記若夫公之始終大節具載晉書列傳及郡誌可以互
見者茲不贅焉

宜興儒學歲貢題名記

國朝故事在內廷試進士則題名刻石太學以申勸勵蓋
定制也其在外郡縣學守令師儒於凡科貢之士詳其姓
氏歷官次第揭之于學雖非定制斯亦上體

朝廷勸勵之意歟宜興縣令樂安鄒君孟旭爲政知所先
務茲以書來請曰宜興雖稱山縣縣人學子知所向慕其
來遠矣矧

聖朝設科貢取士均務得人以備官使初非有輕重於間
也顧吾邑科舉題名有碑而歲貢闕焉無傳甚非所以獎
勸士類嘗與同寅詢諸學之師儒自洪武以來凡若干人
將特書于石以垂永久願斬一言以記仰惟

皇明有國八十餘年
聖聖相承茂隆文治取士雖非一途而士必以科貢爲美
者良由其養之厚教之篤學之正而用之重也諸君子幸
生斯世爲斯士而題名斯石抑何幸歟且物之壽者莫壽
於金石金石常存則名亦與之俱存矣然古之君子有不
待金石而名與天壤俱者以立德立功揚芳邁偉雖金石
銷鑠而名不泯也凡學於是者可不知所自勉哉琬不敏
不足以當屬筆之意念宜興隣邑也隣邑之士大夫祇承
德意作興人才如此琬安敢自愛其言而不勉副其請乎
故爲記其梗槩俾刻之庶覽者有以知其所自云

大潮福源禪寺記

胡澹

大潮福源禪寺在宜興縣東南五十里清泉鄉原係古刹
大潮菴元末燬于兵燹洪武初雪菴淨禪師顧瞻遺址憫
茲廢墜志圖興復罄捐衣孟之貲及哀衆施僦傭召匠剪
茅除礫凡殿堂廊廡之屬鼎建一新後於永樂間蒙

太宗文皇帝欽取赴京校勘經典宇廡等屋俱各類圮其
徒道性不遑寧處切自思惟以爲若不早圖將頹先業而
隳教基由是與徒衆智賢等經營綜理首葺大雄寶殿以
至山門法堂伽藍祖師天王諸殿兩廡僧房庫庖漏次
第訖後嚴像設于殿堂鳴鐘鼓於昕夕凡制之所宜有法

之所當備者靡不完具惟菴名未稱正統十二年二月十七日智賢具奏 准令將已廢福源寺舊額移於大潮鎮重山門道性領部符爲住持誠爲重開山之初祖也今年夏智賢不遠數千里齋事狀詣 京師謁予於南宮求記按狀寺之顛末不登於文字固莫可考惟今住持道性與其徒智賢脩葺之勤雄偉壯麗規制大備可謂難矣惟在乎後之繼承者思其興復之難相與維持直使永久弗墜則其構締之美興復之功爲不泯矣遂書此爲記俾勒諸石庶來者有所考見其歲月云爾

宜興縣重修儒學記

蕭鉉

昔者三代盛時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蓋自王宮國都以達于比閭里巷之間教化之洽無間也周衰聖王之法盡壞逮及于秦學制蕩然矣漢興雖立博士弟子員然至孝武之世文翁建學于蜀諸郡縣乃稍立學官宋興蓋八十餘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而我朝太祖皇帝混一區宇不二三年間旣立國子監于

京師遂

詔天下府州縣皆立學置學官之員蓋自中州達于荒邊側境四夷萬里之外靡不有學噫何其盛也列聖相承益崇益勸絃誦之聲聞于遠邇是以七八十載

之間文教之洽風俗之美足以上追三代之盛豈偶然也哉宜興常之屬邑畿內地也學之建未詳其所始歷歲滋久廟廡漙漫而故址湫隘不足以居生徒前塗陜陋不足以容車馬正統七年秋大尹樂安鄒君旦孟旭來蒞是邦釋菜之日顧瞻咨嗟慨然有擴而新之之意而未得其便是冬節鎮指揮使甘雨調桂林以學旁空地四畝售之富室君聞之曰此於學爲切近不可棄即以已貲百金贖之於是址得拓而路得以廣乃卜良日選材徵工首采飾孔子廟明倫堂次脩兩廡旣又斲石爲柱起櫺星門又作東西齋而庖之厨祭器之庫會饌之所游息之舍以序完繕

總之爲屋凡若干間丹漆黝堊煥乎一新生徒講肄於是者悠然樂今之寬閒而忘其昔之弊陋也至是君考績來京間求文爲記予以爲古之爲學有禮樂射御書數之藝有鄉飲讀法養老卹孤之禮有歛財論獄受成獻馘之法其節至詳且備也今之學雖不皆古若然聖賢之典籍具在讀而講之足以知天地事物之理古今治忽之情起居作止食飲之節脩身爲家國天下之要于以長夫禮義廉耻之風而成其敦厚朴茂之德非徒竊科名徼利祿而已是以朝廷惓惓焉以爲重而郡縣良守令知治體者必以之爲先夫爲政而不知以學校爲先猶欲陔遠而徒行

升高而去之階也今鄒君於宜興下車未幾汲汲焉憫夫
學校之弊而其所成就既完且美如此使邑之士游息其
中相與成德達材出而為國家之用繼繼不乏則君之功
效豈小補之哉君為人敏而通惠而有制在官七年民安
便之其所施設累累有可道者脩學乃其大者耳故特書
之俾後之人有考

宜興縣儒學鄉貢題名記

音正

科目之制尚矣肇於周滋蔓於漢耕於隋熾於唐宋其所
以尊榮主上敷佑生民而整齊世道之紛淪者皆於是乎
賴矣我

明代興建法有道而於科目加難其選是故難其選者難
其得人也士之致身而得與於科目者不其榮哉常於
京師為比郡宜興實文獻鉅邑士之游學校以登科目者
曄然後先相望第漫漶弗彰無以詔後於是邑大夫樂安
鄒君深惜其事用建題名之典而一時僚佐又相厥有成
維既立石授以為記嗟夫貪夫徇財志士徇名是典既舉
而宜興士子寧無熱中疾力奮迅激昂而勃然興起於功
業者耶將必有周踵武漢唐宋而過之以麻隆我
國家億萬年之定命也矣或曰近名者學者之大忌上之
人實樹之名以提命之使之從從乎精進而不知止無乃

於聖人之教矛盾而背馳與曰不務近名者為學之自處而磯激以立教者蓋贊化之大猷况名者實之賓也實則充矣而名奚以辭哉此有司題名之微意而為士子者所宜深省也於是乎記

鳳山樂丘記

張錫

沈公懋常既卜居大湖山麓朝倚杖夕躡屐窮目之所及惟於山人曰物不足為公累山乃為公累等累耳公曰吾營歸丘未得耳既而悔曰生不足為累死乃為吾累耶罷者久既而又悔曰生有家死有丘亦理也仍隨諸山以行細矚鳳山身躡翼張欲舞未起尋其源自銅官離墨來源

惟遠視其支則右為蘭山左為楚山支惟長兩派回抱如束然湖在前如鑑然夫椒對以聳且清如屏然土膏木滋公乃嘆曰樂哉斯丘乃剪其荆棘驅犂豺穴狐藩以松柏掘沼樹堂作梁以道日嘯以歌分十題以為詩謂錫宜記錫聞盡人道不以死樂不以死憂樂近放憂近愚與其近愚寧其近放不放不愚惟生焉順死焉安營樂丘以待蓋焉耳喜公兩得故記其事

荆溪外紀卷之十六

